

# 翻读旧日家书

■孙小明

回乡下老家看望父母,不想被一场绵绵的细雨阻隔在家。百无聊赖之际,便四处翻找旧书消遣,竟在一张老旧书桌的抽屉里翻出一摞厚厚的书信来,都是我在外上学以及哥哥在部队服役时与父母往来的书信。解开绳结,拂去灰尘,一封封地读。那些字迹因了潮湿而有些洇渍,已现出了沧桑的影子,如今隔了岁月的长河再去读它,过往种种都在这个细雨如酥的黄昏一一浮现……

是个暖暖的冬日午后,我举着一封信疯一般从学校往家跑,一边高喊着“哥来信了”。一家人慌忙围拢过来,父亲接过信,默念着落款地址。半个月前哥应征入伍,直到此时才知道他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塞外小城。父亲哆嗦着手拆开信封,坐在椅子上一字一句地念起来,我和姐从他的左右肩探过头去看。父亲的声音不高,有些颤抖,嗓子好像也不利索,时不时要咳嗽一下清清嗓子。母亲坐在门槛上一个劲地抹眼泪。一下午

亲将那封信反复念了好几遍,一句一句地解释给母亲听,还翻开地图册,找到了千里之外的那个小点,指给母亲看。

深秋的夜晚,月亮朗朗地照着。忙碌了一天的父亲,戴上花镜,在灯下铺开信笺给哥写信。父亲不停地埋怨自己现在看书少了,提笔忘字,刚写到“家里垒好了院墙”,“墙”字就不会写了。我喊了一声“我知道怎么写”,赤脚从被窝里跳出来,抓起笔来歪歪扭扭地写出了那个字。母亲披着哥刚寄来的军大衣,倚着门框刺棉花,时不时会交待一两句。父亲写完,还要念给不识字的母亲听,或者在信笺背面再附上几句。

16岁那年,父亲送我去省城读书,把一切安顿好后他才离去。望着绝尘而去的汽车,孤独感潮涌而至。一步一回头的走回宿舍,急急用眼泪泡出一封家书,塞进邮筒,一路紧追而去。接下来的几天,是掰着指头盼回信的日子,像守着一个即将炸开的

心事,甜蜜而温馨。每天都要往收发室跑几趟。直到有一天班长举着信远远冲我招手,放下怀里的篮球奔过去,在衣襟上蹭了蹭手才接过来,只瞥了一眼,心便被一种幸福的温情涤荡着。一步几个台阶地冲到三楼宿舍,插上门,让激动的心一点点平静下来。读信的滋味,像用舌尖抿去不经意间挂在唇边的一滴泪,苦涩中带着甜蜜……

记不清从哪一年起不再给家里写信,也很久没有过读家信的感觉了。如今家里装了电话,有了手机,但常常想不到去拨那一串熟悉的号码。有时似有很多的话想说,可对着话筒却又难以启齿,随便问了些无关紧要的事,就挂了。

我以为书信将永远与我无缘,我以为读信的日子永远干涸在了岁月的河床里,而在这个细雨如酥的黄昏,这厚厚一摞旧日家书,让过往的日子泛起了清凌凌的波纹……

# 飘来的叮咛

■刘建华

人到中年,在家里承上启下,扶老携幼,才知道自己很重要。

年轻时的母亲干起活儿来能以一当十,女人做的活计自然不在话下,属于男人的犁铧锄头,包括砌墙铺路的活儿,她也样样在行。母亲姊妹七个,她排行老二。大姨十五岁就入伍了,母亲早早就成了我姥姥的靠山,是她抱大了五个妹妹。姊妹七个只有她没得读书,生活将她历练的多了男人的刚强,少了女性的温柔。

母亲勤劳、能干、要强。记得小时候,母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,早早做好饭,洗衣劈柴,打扫庭院。出工的铃声敲响前,已经把家里的事收拾停当。早起三光,晚起三慌,是她常说的一句话。后来,我们姊妹四个都没睡懒觉的习惯,喜欢今日事今日毕,这和她的影响分不开。

如今,日渐衰老的父母,把儿女当成了他们的地和天。每天能到他们跟前去看一看,聊一聊,都能成为他们在同龄人面前的自豪和夸耀。有一阵子腰痛、脖子痛厉害,母亲得知后,央求我下班后拐到家,用她的办法试试。母亲拿出存放多年的白酒,倒进瓷碗里一些,

点着。淡蓝色的火苗不停地蹿动。母亲快速地撩起火苗在我背部拍打,碗里的酒燃尽后,再续上。近半个小时,瓷碗烧得发烫。我担心火会灼伤母亲的手,几次要爬起来,母亲都佯装发怒制止了我。半小时的侧身,对正常人来说可能没什么,但对股骨头坏死,架着双拐,又受中风影响,手指不灵便的母亲来说,时间太长了。

母亲的土方还真有效,我感觉好多了。开门要走,母亲跟在我身后反复说:“明天,别忘了再来洗洗。”我心里想着回家要忙活的事,嘴里“嗯嗯”着急匆匆下楼去。隐约听见母亲一直在说话。出了楼洞口,走到楼西头拐角处,身后飘来的声音一下清晰了。“你要记住,可别太累了,别像我,年轻时干起活来不惜力,到老了浑身是病……”我回头,看见母亲正扒开窗户探出头大声叮嘱我。霎时,泪,夺眶而出。我赶紧擦去,跑到窗户下,极力用平静的声音笑着对她说:“娘,我记住了,你放心吧,我没事。”人到中年,还能享受到父母的舐犊之情,是何等幸运!作为孩子,我无法让父母长生不老,但让他们收获慰藉,我可以做到。

# 做生活的眼睛

■王博



终于,一天的忙碌和太阳一同落下了帷幕,疲倦了一天的身躯要得到放松。漫步在揽月湖畔,低头沉思,情到深处,不禁仰天叹息。蓦地发现,那月,在东南方向静悄悄的褪去了他神秘面纱,皎洁而妩媚的脸庞若隐若现,恰如江南采莲的媛女,羞羞答答,轻盈曼妙,若碧水含珠婉转动,恰秋霜裹兰娟俏素洁。我豁然开朗,欣喜若狂,额手称好:好一樽明月!好一片风景!

我一直抱怨学习、生活环境的不好,瞬间发现世界这样美好,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?

好友曾说,看到太阳的黑点,你的生活中将会缺少温暖,看到月亮的缺,人生将难以找到光明,当你一直看到的都是生活的缺点的时候,你的人生将难以继续前进。所以我们要用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,做生活的眼睛,善于发现生活的美。

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,我想是对的。

自然是美丽的。春宛若娇俏曼妙的少女,翩若惊鸿,婉若游龙,明眸皓齿,体态轻盈。炎炎夏日下涌动的那一泓沁人心脾的清泉,悄悄浸入我的血液,流转在我的躯体。硕果累累的时节,鸿雁列阵,叶落

归根,丹桂飘香,五谷丰登。肤色黝黑的老农望着丰收的果实,眼角的皱纹也都笑开了花。冬日的北国银装素裹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。变换的四季充斥着不一样的美丽。

生活是美丽的。双亲温润而期待的眼神,总是在你我最需要的时候,赐予我们无穷的力量。在我们迷路的时候,师长严厉而又耐心谆谆教导,为我们拨开重重迷雾,引导航程。同学在你失意伤心之时不厌其烦聆听你的倾诉,容纳你的抱怨,劝解你的愁结,触动你心灵最敏感的神经,让你的血液中翻腾着幸福的浪花。

美静默于生活中的各个角落。看不到高山,我们不能说世界上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;看不见江河,我们不能说整个世界都是了无人烟的荒漠。美就在属于你的各个角落静默着。做生活的眼睛,善于发掘生活中的美丽。

抬望眼,那轮玉镜在向我微笑,我缓缓挥一挥手。最圣洁的美,永驻我心间。

# 沤麻

■王雪涛

小时候,老家有在地头路边种黄麻的习惯,收割的黄麻需要在夏末秋初水沤,用来搓成麻绳。沤麻就是将收割的麻浸泡在水里发酵,以脱去果胶获得麻纤维的过程。种麻容易沤麻难。在农村,沤麻是一项脏且累的活,劳动强度大,工作效率低。

沤麻需要将麻密封在水里,把麻捆好,贴着坑塘底固定在木桩上。由于麻秆疏松,容易漂浮,还要再压上石头,才能在水沤期间让麻完全浸泡在水里,以防水位下降后麻露出水面。等水沤后期麻秆吸饱了水,就会沉在水底。

沤麻大约需要半个月。完全沤好的麻又沉又臭,需要把麻皮从麻秆上剥下来,在水里一遍遍漂洗,冲去乌黑的淤泥和污渍,直到洗出白亮的麻。洗净晾干后的麻柔软坚韧,散发着淡淡的清香,搓成麻绳后坚固耐磨,防虫防霉,而且不怕水浸日晒,弹性小,承重大,能用上数年不断,在农村用途很广泛。

人在低谷的时候就象麻的境遇。浸在漆黑冰凉的水里发酵,又压上重重的石头,经受低温、缺氧、黑暗、污浊和重压。水浸让它防腐,黑暗让它白亮,污浊让它清香,重压让它耐磨,让一切的怯懦、彷徨、失意、消沉都像麻的果胶一样腐烂于无形,只留下坚韧的意志、精神和品质。

# 童年忆事

■张明

我的童年是在1980年前后度过的。生活是贫苦的,但当时并不觉得。

到处乱跑的鸭子、几声犬吠,打破了村庄的宁静,孩子们的玩耍嬉闹声,点缀着农家生活。目之所视,灰暗的色调,简陋却简洁,淳朴而古拙。

小时候,冬天特别干燥寒冷,北风吹着,村里高低不平的大路,光油油的,硬的像水泥路,发着白光。坑塘里结了厚厚的冰,有小朋友在上面嬉闹、穿鞋,时而听到“啪啪”的鞭炮声。

年过了,村里的铃声苏醒了。吊在村中央人家大树上的上工铃时常响起,队长两手卷成喇叭来回吆喝。一会儿各家各户老老少少陆续聚集到大街上,“呼呼隆隆”开往北罗圈地。小孩子们有的坐在大人的架子车上,有的把两辆车摆在一块,由一个有经验的驾驶员扶着,几个伙伴在后面推,跑起来就可以坐上一阵子了。最刺激的是飙车,稍不留神会碰头、翻车。大家伙儿闹着、笑着、相互指责着,满脸通红,两眼笑出了泪花。

春天里百花争艳,却是大人最

不好过的时候,因为正值青黄不接。但我并不觉得,仍像往常一样跟小妹抢着往东屋给爷爷端饭;两个锅饼,一碗红芋稀饭。黑面锅饼虽不好下咽,可带焦的锅饼小孩子家最喜欢,硬实的锅焦,有一股面香,既香甜又耐嚼。

夏季里,河滩沙地晒的烫脚。贾鲁河岸上草棵儿与庄稼一起茂长,漫过头。知了伏在窈窕的蜀秫顶上,闹着这个闷热的夏季,也搅动着孩子们不安分的心。“扑通”一声,不知哪个胆儿大的,一猛子扎进河里,奋力地高高举着手,招呼着岸上的伙伴,这时候,有不怕大人骂的也跟着往前凑。

小朋友最盼望的还是水落的时候,好沾点凉气,还可到对岸割猪草。水涨一夜间,水落不几天,机会终于来了。水浅的地方有腿肚深,脚丫一步一步往前挪,稀疏的水草,滑滑的,凉凉的。水草多的地方会把整个脚面裹住,就容易打趔趄。刚一定神,瞥见受惊的小鱼从草里逃出来,摆着尾巴钻进一块黑影……

贫乏的童年,充实的生活,它是简单的、自由的、快乐的。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·

# 布衣将军

(节选)

王尚林题

策划: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 
文学统筹: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: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 
撰稿: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:梁祖文

49.一间屋子内。  
众人:既然司令员有这个雅兴,俺们就听司令的!  
魏凤楼:好,子木,你也别站那儿,过来坐下,和大家伙儿乐乐!谁起头?  
一个人站起来: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。  
魏凤楼:好诗句!李营长喝一杯!  
王营副:借问酒家何处有?牧童

遥指杏花村。  
魏凤楼:好!王副营长也来一杯!  
赵参谋:半斤去一钱。  
众人哄笑:没有酒字,罚一杯!  
赵参谋:等我把话说完啊!半斤去一钱,四两九(酒)啊!  
众人哄笑起来:赵参谋说得对,大家喝一杯!  
魏凤楼也跟着笑了。  
张连长:司令员,我是个大老粗,

不会什么古湿古干的,我说个杜康造酒醉刘伶的故事吧,因为我家就是杞县刘伶村的!

魏凤楼:那就再好不过了!  
酒场上,一片乐融融的气氛。  
魏凤楼提醒李子木:子木,该你了!

李子木:好,我就念一首唐人的绝句。葡萄美酒夜光杯,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,古来征战几人回。

魏凤楼:我说大伙儿啊,子木的这几句诗有意思。美酒也好夜光杯也好,马上琵琶也不赖,可醉卧沙场就不好了,等着让敌人割脑袋啊?大家说,谁家的孩子老婆天天不盼望着在外当兵的男人们围着身子回去啊!李营长,你小孩他妈就不盼你活着回去吗?

李营长:咋不盼啊,前几天还来信问啥时候能回家呢!

魏凤楼:张连长,你呢?老婆不想我吗?

张连长:魏司令,我想她,她可不想我啊!

魏凤楼:咋啦?

张连长:民国三十年鬼子大扫荡时,被鬼子糟蹋后投河自尽了。

张连长说着,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
李营长:张连长,你也别太难过了,魏司令员不是带领我们把那帮狗日的全部干掉了?喝酒,喝酒,别提那难过的事了!这仗打完后,大家伙操操心,给你再找一个!下面该谁啦?该魏司令啦!

魏凤楼:好,题目是我出的,我就讲一个喝酒人的故事。从前有个老汉,养了两个儿子,大儿子勤俭持家,日子过得红红火火,二儿子好吃懒做,整天喝的醉醺醺的,到后来,家业败光了,老婆也带着孩子跑了。哎,你们可别在意,我讲这个故事与咱今天喝酒无关。喝!喝!你们接着喝!我和子木有点事儿,先走一步!

魏凤楼走后,几个人议论开了:嗨,我说,今天魏司令这酒不好喝啊!他哪里是陪咱喝酒,分明是给咱下禁酒令的啊!

是啊,是啊,听了魏司令讲的故事,比挨两脚三巴掌都难受啊!

李处长说得也对,咱们征战沙场,可不能醉卧沙场。家里老婆孩子

哪一个不是眼巴巴的,等着咱们平安回去啊!

对,以后啊,喝酒一定得把握好,再也不能酗酒闹事要酒疯了!

第14集

1. 山东菏泽冀鲁豫军区医院妇产科。

怀孕八九个月的杜艾珊挺着大肚子正坐在床上和妇产科女医生闲聊。李子木风尘仆仆地推门走了进来,背包还没放下就问杜艾珊:艾珊,咋样啊?

杜艾珊:还能咋样啊,等着呗,急死人了!

女医生站起来:李科长,两个月以后,杜医生保险会给你生一个大胖娃娃。

李子木:还得两个月,我得算算。(掐手指计算)哦,这个孩子还是延安人哪!

女医生笑了起来。

杜艾珊不好意思地打了李子木一巴掌:贫嘴!

正在这时,一个战士走了进来:李科长,魏凤楼司令员要你和张笑南同志马上去见他! (97)待续